

鲁言 / 著

政商两界

以商两界

政

商

政商两界

鲁言/著

作者：鲁言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ISBN：978-7-5053-0300-1
定价：30.00元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商两界/龙增来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59-6306-1

I.政… II.龙…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2456号

书 名	政商两界
作 者	龙增来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爱荣 李彦
责任印制	刘秋月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7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306-1
定 价	3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序 言

己丑之春,鲁言先生陋室造访,言及创作小说一部,取名《政商两界》,描写信托投资公司领域的故事,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恳请为其撰写序言。

我与鲁先生有过些许工作接触,但若不是其“自我暴露”,还真不知其文墨功夫。如此一来,倒是增添了很多彼此间的共同语言。但撰写序言一事,我还是颇有些自知之明,曾劝其另就高门,找些文坛大腕捉刀,岂不更能称斤足两取锦上添花之效?若我辈不知深浅,则成了扈三娘嫁给王矮虎,又岂不辱没了鲁先生大作的名声?然鲁先生大概是看中我金融与文化的双重“票友”身份,言辞恳切,故不便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信托投资公司是怎么回事?读者诸君可能有的略知一二,有的不甚了了。信托投资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性质上是一种“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金融机构,在我国走过近三十年的路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的大浪淘沙,有的半路沉船,有的激流勇进。时至今天,虽不好说“终成正果”,但也算是金融界中与银行、证券、保险等并列的一大产业,实属不易。这其间在信托投资公司身上,发生了不少耐人回味的故事,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特别是一段时间,在金融领域,信托投资公司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有好事者统计,言及省级的信托投资公司主要负责人因腐败落马者竟然二居其一,也许言过其实,摺下不表,立此存照)。而鲁言先生长期从事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对中酸甜苦辣想必更有其特殊解读,加之文化素养,创作冲动,这就成为出现这篇小说的力量源泉。

小说的一条主线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认识和对公司控制权的角逐。但在这种不同认识和权力角逐的背后,所反映的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治理?同时还涉及到国有资产、党管干部等敏感话题。所谓“公司治理”,按照我的理解,是指包括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一整套利益关系的调整方式,也可以说是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激励约束机制。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对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仍在苦苦求索之中,这是为什么?书中主人公的实践和思考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那就是我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企业不同,诸如国有大股东问题,诸如党管干部问题,诸如文化背景问题,等等等等,“拿来主义”是不行的。还有,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也使在渐进的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充满了矛盾;而有关方面又未能或不可能一下子衔接好渐进阶段的政策,这就使这种矛盾更为尖锐,更为激烈。

书中主人公杨雄认为,信托制度是一项良好的资产管理制度,但是它是建

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财富的总量和结构需要他人管理的基础之上的。显然,在改革初期和上世纪末,中国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那么,众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就像超生的孩子,既生下来,不能掐死,需要生存,就只能从事其他金融业务;而从事其他金融业务又无法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就只能违规经营。因此可以说,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和基础制度的缺失,是信托投资公司衰落和腐败频发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一种“瑜亮”论吧?)。当然就个体而言,腐败与否诚然又与修养和操守相关,不然二居其一,为什么有人在此,有人在彼呢?

书中的另一条主线是主人公杨雄和女老板蒋文怡之间朦胧的恋情。两个自视甚高的人因为相互欣赏而相互倾诉衷肠,又因为追求完美而把他们的情感封存在各自的精神殿堂。同时蒋文怡以自己的特殊背景和能量给杨雄的几次帮助,也暴露了一些地方法制环境的薄弱和人情力量的强大。杨雄在接受这些帮助的同时,感到的是些许的无奈和隐忧。正是这些不如人意的现实,引发出了一个沉重的人生话题:品德高洁、不愿流俗的人们在现实环境中应当如何为人,特别是如何为官?或许曾国藩的老师镜海所言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做官与做学问不同,做学问只要见识宏深就能成一家之言。做官见识自然也要宏深,但行事更需委婉,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历史上多少学问上的泰山北斗在官场上却碰得头破血流,盖因不识此中之差别耳”。

写至此,我不由地想起李白,想起苏东坡。想当年,这些宗师巨匠在文坛上是何等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在官场上又是何等不堪一击,几近灭顶之灾。怨谁呢?说来说去谁也不怨,还是怨自己,怨没有“小米”的功夫。

写至此,我也不由地想起我自己。想当年不过是鸡身凤羽,“狗尿苔长在金銮殿”,却自视清高,虽门庭若市,然大多无暇接应,亦不怨流俗;到如今又生“虎落平阳”之慨,虽本性不改,但也要学得屋檐低头,强颜做笑。一幅“在机关昂首挺胸当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做主人,否则没有钱赚”的对联,一时传播开来,好像自我调整得很好、很明白,其实还是没有弄明白。大音稀声,能说明白就是不明白,装糊涂的才是真明白……我有一篇数年前写的杂文,曰《当官干事之杂谈》,也有点官场半明不白的味道,如果愿意,借机也想让朋友一翻……

扯远了,话再拉回来。鲁言先生不管怎么说,以自己的生活实践悟出些许道理,写出一部以信托投资公司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实在难得。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在艺术上难免有不足之处。但难得的是作者直面生活的勇气、直面现实的思考。基于此,我乐于为这部小说作序,乐于将其推荐给财经界和关注财经界的朋友们,并有感而发最后再讲三句话,与鲁先生,与读者共同思索: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

光大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原银监会副主席 唐双宁

壹

大案余波

贪官“前赴后继”，江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临危受命的公司总经理杨雄要在新的人生舞台上施展才华，但他不会想到公司内外的各种势力，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已经行动起来，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充分暴露的背景下，他将面对一个又一个严峻的考验。

不少人了解西江省开始于中纪委编撰的一篇《贪官前赴后继》的文章，而文章中的主人公就是西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前后两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作为全省唯一的地方金融机构，西江省国投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以后，更是辉煌得让人羡慕不已。可是好景不长，三年前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政治大地震爆发，时任省委书记的夫人，人称省内第一夫人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被检察院当众带走，很快被定为贪污受贿罪被捕入狱，半年后命赴黄泉。而后派来的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向影诗也因为受贿、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而落马，判刑两年。

要说向影诗，他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文革”后的第一届学财经的研究生。他这种学历背景不用说在相对落后的西江省，就是在当时的发达城市也是凤毛麟角。也正因如此，他的仕途一路顺风，几乎是两年升一级。到国投公司当董事长兼总经理时他刚满四十一岁，是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当时虽然由于“第一夫人”出事，国投公司的业务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全国和全省过热的经济形势仍然在延续，因而对资金量的需求特别巨大，国投公司的领导还是一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攻关对象。但一是由于向影诗志不在此，二是还怀有几分谨慎，所以许多人都对他奈何不得，也就放弃了努力。

省城有个个体户，人送绰号闷葫芦的偏不信邪。据说，他在酒桌上和别人打赌，他一定可以搞定向影诗。

别看闷葫芦是市井泼皮出身，但颇有几分心机，对向影诗下的是水磨工夫。他通过熟人结识向影诗后，根本不提贷款的事情，而是只陪向影诗打麻将且金额不大，逢年过节送点礼品。久而久之，向影诗放松了警惕，把他当成了真朋友。与此同

时，闷葫芦的攻势也逐渐开始加强，一方面是打麻将的金额不断加大，而且向影诗是只赢不输；另一方面是开始涉足娱乐色情场所。终于过了一段时间，向影诗在一个周末掉入了他的桃色陷阱，和小姐翻云覆雨的场景，被偷录了下来。

星期一刚刚上班，闷葫芦就来到向影诗的办公室。没有更多的废话，开口就说：“老向，我的公司最近缺点资金，你给五百万贷款。”向影诗见闷葫芦一改以往对自己的谦恭态度，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咱们可是早就说好了的，咱们的交往只是朋友关系，不能涉及公事。再说了，你公司想要贷款也要符合条件啊！”

“好，那你就看看条件是否符合。”闷葫芦说着拍在桌上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子，纸条上只写了借款公司和借款金额，其他什么都没有。

向影诗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可不行，我们公司贷款是有条件的，先要有你们公司的贷款申请，还要有全套的财务报表，经过公司信贷人员审查合格后，还要进行实地考察，最关键的是要有我们公司认可的担保。”

闷葫芦嘿嘿冷笑了两声后说：“老向，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要不是为了贷款，咱们爷们儿哪儿有那么多工夫陪你玩，我也知道我们公司根本就不符合你们的贷款条件，但明说了吧，今天这款你是贷也得贷、不贷也得贷。”

“你敢威胁我，我要是不贷呢？”

闷葫芦又是嘿嘿两声冷笑，显得更为阴狠，“我说老向，你还是贷了吧。否则……”闷葫芦说着猛地拍在了桌上一盒录像带。

一见录像带，向影诗不看也知道是什么内容，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说话也不利索了，“我……我说，闷……闷葫芦，你可不能这么害我啊！”

闷葫芦看到向影诗的屁样再次笑了，这次笑得无比灿烂。

“我说老向，这怎么叫害你呢？你在这个位置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实话跟你说，我闷葫芦够朋友，这五百万贷款，我打算给你一成的回扣。”

这时的向影诗已经从刚才吓蒙了的状态中渐渐恢复了思维，他想，这款无论如何是不能贷的，这个泼皮无赖名曰贷款，实际上就是抢钱啊！他是根本不会还的。如果这次贷给他，他还会以此为要挟来第二次、第三次，那么自己就会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想到这里，向影诗故作镇静地说：“闷葫芦啊！咱们也相识一年多了，你总得念点旧情吧，说实在话，这款不能贷给你，贷给你，你不还我就完了。这么说吧，这一年多我花了你多少钱包括你的工夫钱，我加倍还给你。”

“还多少，还五百万？”

“你……你怎么这么无赖。”向影诗气得浑身直颤抖。

闷葫芦此刻却是十分的镇静，“老向，话我都说到了，干不干由你。我只是想

说,干,咱们两利,不干咱们可是两败俱伤啊!”

看着向影诗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闷葫芦又换了一副嘴脸,显得颇为亲切。“老向,你们这个行当,我也略知一二,这笔贷款我不还,最后你们也就报个呆账了事,最多找个小萝卜头顶缸,你这董事长什么事也没有。银行这类事还不是多了,我的几个朋友都把银行贷款算作了利润……”

闷葫芦摇头晃脑地还要说下去,向影诗打断了他,“那也不行,我只能自己赔偿你的所谓损失。”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闷葫芦陡然之间变了脸色,“你不贷,明天这盒录像带就会出现在省纪委和省监察厅……”

听到这里,向影诗的头一下就大了,他仿佛看到了省纪委书记严厉训斥的目光,甚至包括一副锃亮的手铐……

这一夜向影诗彻底地失眠了。他在反复地考虑,给不给闷葫芦贷款?如果给了,将来就很有可能出事;如果不给,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事。他相信闷葫芦这种人是说到做到的,如果是举报材料还有一个调查的时间,现在是录像带一放,自己是无可辩驳,说轻了可能是“双规”,说重了都有可能是牢狱之灾啊!经过反复考虑,向影诗决定给闷葫芦贷款。这就是人的本能,也可以说是一切动物的本能,在利害关系面前,总是避重就轻,甚至饮鸩止渴。

最终还是东窗事发了,只不过有些戏剧性,闷葫芦酒后因琐事和人发生了火并,被警方带走。在审讯闷葫芦的过程中,警察上了非常手段,闷葫芦精神崩溃,把这些年做的事情全部倒了出来,自然包括向影诗。警察大喜过望,没有想到审苍蝇审出一只老虎来。

后面事情倒比较简单了,在事实面前,向影诗也没什么好抵赖的,于是被捕入狱。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起诉”审判,认定他受贿一万五千多块钱,这是算上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闷葫芦送给他的所有礼品,重要的是他道德败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造成了国家财产的损失,被判处两年徒刑,缓刑三年。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处罚条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双开”后,向影诗的生计顿时成了问题,后来还是公司房地产部经理赵立军为他租了一个书摊,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两任领导相继出事,公司信誉大打折扣,远没有了“第一夫人”主政时的辉煌,作为过渡,省委决定让公司的副总经理姚洁暂时主持公司工作。

姚洁,一个野心急剧膨胀的女人,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在儿子面前,她是个百依百顺的母亲;在丈夫面前,她是个可怜无助的妻子;在事业上,她是个心狠手辣的领导。而正是家庭的不幸,促使她更加“全心全意”地扑在事业上,她

不关心公司业绩,她的终极目标是个人利益,什么时候能当上公司的一把手,成为正厅级干部。在公司“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拉帮结派,奠定了自己的“姚洁时代”。

领导的心思变幻莫测,尽管姚洁不停地和上层“搞好关系”,但最终省政府还是决定要国投公司全面换血,半年前换上了原省里一个地区的专员祖瑞先到公司当董事长。

开始,姚洁觉得祖瑞先是个威胁,于是拼命“打压”,可是后来发现,这个董事长原来是个甩手掌柜,从不接招,公司业务上的大权仍由姚洁管理。经过分析,姚洁认为自己当董事长不论从资历还是威望都差了点儿,祖瑞先来公司是当董事长,并未像“第一夫人”和向影诗一样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就说明自己很可能成为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她甚至猜想,省委之所以没有和祖瑞先一起宣布她这个总经理也许正是对她的考验。为此她开始努力和祖瑞先改善关系,甚至还在祖瑞先的年轻夫人刘立娜身上下了不少工夫。

姚洁的努力没有白费,祖瑞先不仅全力支持她的工作,她还通过省委组织部的关系得知,祖瑞先不止一次地向组织部推荐让她当公司的总经理。可是命运却和她开了一个玩笑,新任总经理将从北京调来,听说是一家部委所属信托公司的副总经理名叫杨雄,很年轻,也很有才干。她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公司的一把手变成了三把手,而且她更知道公司的领导班子这样一定,短期内是难以变动的。特别是新来的总经理这么年轻,就是熬也熬不过他啊,自己今年已经五十一岁,在副厅级的岗位上有近十年的时间了,这次转不了正,就意味着只能是以副厅级退休,不仅与实际利益相差太多,就连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自己决不能安于现状,必须放手一搏,一定要把这个总经理挤走。否则,就是自己与世无争,要安全着陆也难啊……

“喂?”

“姚总,我是刘凤英,一会儿聚会就要开始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你看着办吧!”姚洁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看着电视。

“那好!您放心,一会儿完了我向您汇报!”

“嗯!”姚洁挂上电话,不经意瞥了一眼四周。家里空空荡荡,儿子出国留学已经半年了,丈夫钱守成在外喝酒还没有回来。她随手摆弄着电视遥控器,心里预想着这场即将到来的聚会,她精心策划的“帮派”聚会,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聚会是在公司人事部经理马仁民家中举行的,之所以放在他家而不是在酒楼,也是姚洁精心设计的,像这种拉帮结派的聚会,为了保密,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要给大家造成一种假象:马仁民才是这次聚会的发起

人,也是这个圈子的核心。

尽管马仁民还有两年时间就要退休了,但官瘾和花心都未死,而且还日益膨胀。为此他不仅对刚来公司半年的董事长祖瑞先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还四处打听要来的总经理的情况。

这所有的举动,让姚洁觉得马仁民这个糟老头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为了拉拢他,更为了控制他,姚洁决定对马仁民要既拉又打。这次在他家里举行这个聚会就有对他试探的目的,当然重要的是还要搞清这个圈子里的其他人对公司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态度。

晚上六点钟前后,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就陆续到了,最早来的是公司证券部副经理兼省城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张晓江。刚一进门,见到满面红光但脸色又微显浮肿的马仁民,张晓江就打趣道:“马经理,听说最近艳福不浅啊!李燕那个小妮子上手了吧?还有金色大世界歌厅里的小姐,味道也不错吧?听说有时一个晚上你就能弄两个。”

“年轻人,可是不许胡说啊!再说我也老了,力不从心了,真是羡慕你们年轻人啊。”马仁民说着嘴角露出淫荡的微笑,但心里却不觉一惊。最近正是公司的敏感时期,人人自危,他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像李燕这种事,他只是刚有色心,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看到马仁民在发呆,张晓江就知道李燕的事击中了他的要害。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姚洁要如何利用他,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不宜让他想得太多。连忙又说:“马经理,您放心,您的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就是我也是瞎猜。再说了,能玩女人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玩的女人越多才越英雄。您看看,咱们省从省里到市里的实权人物,再到个体老板,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的同时又是身边美女如云,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啊!”

马仁民深知,张晓江虽然年纪轻轻但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不仅和姚洁的关系密切,也得到了来公司仅半年的董事长祖瑞先的青睐,特别是和祖瑞先年轻的夫人刘立娜打得火热,所以此人既不能得罪也没有必要走得太近。想到这里,马仁民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年轻人享受真正的人生吧,既有金钱也有美女,我老了,把这些都看得很轻也很淡了。”

“老了,更应当抓紧时间享受啊,否则会后悔莫及的。马经理,我看你把这些看得是既不轻也不淡,时间抓得也很紧啊。”张晓江步步紧逼,看似玩笑的话却句句含着骨头。马仁民正想着如何应对,随着敲门声,公司信贷部副经理刘凤英、公司投资部副经理潘可仁和人事部的赵伟说笑着进来了。

刘凤英是这次聚会的主持人,她进门就说:“马经理啊,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

吃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我们是既想享受你的厨艺也想听你的高见啊!”

刘凤英一来就为这次聚会定了调子,马仁民既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又是主要意见的发表者。马仁民一听,心想麻烦了,这帮人是存心逼着我蹚浑水,连忙分辩道:“评价厨艺没有问题,至于高见我是什么也没有啊。高见还要听你刘经理和诸位的。”

“马经理,你谦虚什么,谁不知道你是咱们这圈子人的主心骨和智多星。”潘可仁的话更为露骨和刻薄。

这时,赵伟也走了过来,拍了拍马仁民的肩膀说:“马经理,我看你是在什么地方都谦虚,就是在歌舞厅和桑拿房不谦虚啊。”

赵伟这句话引来大家一片哄笑。马仁民知道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还会使他更为尴尬。

他转向刘凤英说:“刘经理,欢迎光临寒舍,请入座吧。”说罢便把大家引向客厅。

几个人围着餐桌落座后,马仁民和大家说,他要耽搁几分钟,马上就回来。大家知道他是要照顾老伴儿吃饭,所谓照顾也就是每天都说的千篇一律的那几句话。因为马仁民的老伴儿自从他们的大儿子在去年突然病故后,便了却尘缘,终日念佛吃斋了。所谓斋饭也就是半碗小米饭和一块咸菜,也就仅够维持生命而已。马仁民过来照例和她说,要多吃一点,是不是要增加一点蔬菜,他的老伴儿照例是毫无表情。待马仁民回到客厅,大家看到他的表情多少有些沉重,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也无从安慰,便都有意避开这个问题。可是他们都清楚马仁民之所以现在变得如此堕落正是和儿子病故、老伴儿了却尘缘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更重要的是像马仁民这样老资格的处长和与省里许多领导的人脉关系,如果能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边,那公司的形势就会有利于他们了。

待马仁民刚刚坐到主人的位置上,刘凤英就说话了:“马经理,这个开场白或者是祝酒词应该是你这个主人来说啊。”

马仁民和刘凤英谦让了一番便说:“刘经理一再提议要在我家举行这个聚会,我也欢迎大家来,但我有个提议,现在公司正处于敏感时期,所以我们今天是只叙友情不谈公事。”马仁民说完后举起了酒杯,可是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动。

张晓江非常鄙视地看着马仁民说:“不谈公事?马经理,我看你是怕谈公事吧。不谈公司的事,我们聚什么会?如果你怕你可以不谈,但是我们是非谈不可的。你说得不错,公司现在正处于敏感时期,说白了也就是新的总经理即将上任,公司将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这种变化将对公司,对我们每个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种变

化,我想每个人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基本策略,也就是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应当怎么办。”

“晓江说得真好!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要有一种态度,还要统一行动,共同面对公司这种变化。”刘凤英颇为严厉地说道。

张晓江更为得意,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扫视了一下众人,最后停留在马仁民的脸上继续说:“首先,我先表明我的态度,不论公司班子如何变动,姚总只要在公司一天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就要全力支持姚总的工作,同时我们还要与反对姚总的人和事作坚决的斗争。当然对公司其他领导我们也要尊重,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领导也是为我们着想的。”

张晓江的这一派议论,在座的都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与姚洁的关系非同一般。姚洁不仅有大恩于他,而且在经济利益上还有更紧密的联系。张晓江是在“第一夫人”主政公司的后期大学毕业分配到公司的,一直就在公司的证券营业部工作。他到公司不久,随着“第一夫人”的出事,公司进入萧条期,许多人都终日无事可做。但证券营业部就像银行的储蓄所一样是一天也不能停的,除非交易所闭市。所以,张晓江的工作就和公司其他部门不同,一直处于正常状态,加之那一两年证券市场火爆,他还经常加班。时间不长,他就看出了在给客户服务的同时,也是自己挣钱的机会。刚开始是跟着大户炒股票,但他的本金有限,即使是几个涨停板也挣不了多少钱。后来是和亲戚朋友借钱,但还是感觉本金太少,再后来他发现许多大户的保证金很长时间在账户里不动,他就开始挪用客户的保证金自己炒股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给自己积累了上百万的财富。但好景不长,向影诗上任后,在公司开展了一次内部的财务检查,证券营业部是重点,他挪用客户保证金的事被很容易地发现了。按说个人挪用客户保证金可以视为贪污行为,但当时许多证券营业部也挪用客户保证金作为自营股票的资金,但那毕竟是企业行为,最多是违规并不违法。

问题被查出后,张晓江深知其中的利害,自己很有可能有牢狱之灾。但只要领导说话,完全可以把个人行为变为企业行为,那就是最多做个检查的事了。当时公司主管证券部和财务部的就是姚洁,张晓江使出浑身解数,又是表忠心又是送重礼,最后的结果是姚洁不仅为他掩盖了此事,他还就此得到了姚洁的信任和重用。

在姚洁主持公司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由一个普通员工成为公司唯一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当然,姚洁的这种慷慨给予也是要有回报的。为此,张晓江不仅绞尽脑汁不断地给她带来利益,还竭尽全力地维护姚洁在公司的统治。现在看到主子的地位受到威胁,而且还很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他怎么能够不急火攻心。

看到张晓江的重炮轰击和刘凤英的严厉态度，马仁民非常尴尬，后悔不该让这帮人到自己家里聚会。举起的酒杯不知是应当放下还是继续举着，但在心里更坚定了不能表态的想法。

张晓江看着马仁民的窘样，声音也变得高亢起来：“来！这杯酒，我提议为我们继续在姚总的领导下干杯。”

在座的都举起了酒杯，纷纷碰了杯，马仁民也勉强碰了杯，但还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好，为公司领导干杯。”

一听这话，刘凤英当即放下酒杯，看着马仁民嘲弄道：“好啊！马经理，你倒是谁也不得罪啊！但我奉劝你一句，就你这种骑墙派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刘凤英转向其他人继续说：“我非常赞同晓江的意见，只要姚总在一天就是我们的领导。同时我还要说，真是不知道政府是怎么想的，姚总主持公司工作两年多，容易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是不当公司的董事长也应该当总经理啊！这一下可好，上有董事长还有总经理，姚总成了三把手了。不管大家怎么想，反正我认为省政府没有必要往公司派总经理，而且还是从北京找来的，怎么，我们西江就没人了。但既然这种情况已经是事实，我们就要面对现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要共同商量，统一思想。我想，今后公司的局面可能非常复杂，而且各种人物都会出来表演，所以我们首先要统一思想。统一思想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我们大家都要听姚总的指挥，不能听其他人的；二是我们大家要步调一致。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两点，就谁也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大家还会从中得到好处。”

说到这里，刘凤英用精亮的小眼睛看着大家，希望得到大家的喝彩至少是赞同。但她所看到的却是漠然，因为尽管在座的除了马仁民之外都赞同她的说法，但如此赤裸裸地攻击省政府的决策和明确表示不服从公司新领导，大家还是不愿公开说出来，都会有所顾及。

看到大家都不言语，刘凤英急了：“难道我说得不对？你们倒是说话啊！”

这时候，潘可仁连忙端起酒杯，他感到要再不表态，就很有可能把姚洁得罪了：“来，大家喝酒。”

“喝什么酒，你先说我说得对不对？”刘凤英不满地瞪了潘可仁一眼。

“您什么时候说错过呀？要我说，咱们听姚总的没错，但咱们现在对公司未来的分析都是预测，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所以啊，以后咱们要多聚会、多沟通，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也能多品尝马经理的厨艺。”

潘可仁一席近乎调侃的话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他本人心中也暗自得意，因为人们怎么理解都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和需要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说自己说的是反话。

其实潘可仁是最不该对姚洁怀有二心的人，因为他是在公司跟姚洁时间最长的，在省化工厅被提为副处长，到了财政厅又被提为处长，这期间姚洁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跟姚洁到公司本来应当平调当部门经理，但当时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向影诗不同意，说是要考验一段时间再扶正。即使是投资部的副经理，他还是来了，因为在他心中什么正处副处，都是捞取好处的手段，如果发不了财就是副厅又有个屁用，他到公司来就是看到了有发财的机会。

也许是时运不济，他到公司不久向影诗就出事了，姚洁主持公司工作对他应当是有发财机会的，但是由于公司两任主要领导相继出事，公司的元气大伤，同时省政府领导也明确告诉姚洁，在她主持公司工作其间不做新的贷款和投资项目，没有了新的投资项目也就没有了潘可仁发财的机会。

对于这一点，他自认倒霉。他对姚洁不满的是，在投资部主持工作的不是他这个正处级而是副处级的李建中。他认为就是清理旧项目，捞好处的机会李建中也比他多。所以一段时间以来，他和姚洁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看到公司要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他认为公司将要有一个大的发展，有发展就有他发财的机会，但他同时也认为姚洁已经变成三把手，不可能帮他的忙了，他要新的公司领导中寻找新的靠山。今天如果不是张晓江硬拉他来，他来都不会来。听完潘可仁的表态，刘凤英才举起酒杯，但她同时也多少看出了潘可仁的心思，也知道一些他对姚洁的想法，所以和大家喝了酒后就对潘可仁说：“小潘啊！姚总对你可是不薄，到了关键时刻你可别站错了队。”

“刘经理，你放心，我就是像马经理一样上错床也不会站错队。”潘可仁的话又引来大家一片哄笑，多少冲淡了一些刚才过于严肃的气氛。

马仁民颇为尴尬地说：“年轻人总乱说话。好了，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我看现在就要刘经理作总结了。”

刘凤英还没说话，张晓江带着明显的不满把话接了过来：“刘经理作什么总结，要作也得你马经理作啊！再说大家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你这么急着作总结，是不是要撵我们走啊！”

又挨了张晓江一顿奚落，马仁民有点急了：“好啊！张经理，你今天想说什么，想说到几点我都奉陪到底。”

看到几个人都在观赏两个人的唇枪舌剑，刘凤英有点儿坐不住了，赶紧打圆场：“马经理让我总结，我就总结。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无非是这么几条，一是姚总有恩于大家，只要她在公司一天，我们就听她的指挥；二是我们在座的大家要团结，还要团结公司更多的人；三是我们要多聚会，多沟通情况，采取一致的行动。大家说是不是这么几条？”

“对!刘经理总结得太对了!”在座的人附和道。

刘凤英接着说:“晓江啊!不是我说你,谁总结还不是那么几条,谁说还不是一样。再说,我怎么就看不出人家马经理有捧咱们的意思。你不知道,马经理请了咱们好几次呢!”

张晓江马上明白了刘凤英的意思,话锋一转:“我这不是在和马经理开玩笑吗?来,马经理咱俩喝一个。”

“行了,来,大家干了这一杯,咱们就散吧,嫂子还要休息呢。”刘凤英说道。

送走客人,马仁民回到客厅,望着满桌子的残羹剩饭越想越窝囊,真是不该让这帮人到家里搞什么聚会,自己不仅被他们奚落了一顿,还有一种被挟持的感觉,似乎非要和他们一起搞什么阴谋诡计不成。凭着自己的老资格怎么会混到今天这一步,真是虎落平阳遭犬欺啊,但总有一天要让他们知道我马仁民的为人。

走出马仁民的家,刘凤英当即叫住了张晓江。

“晓江,以后你对马经理客气一点儿,他现在的位置对未来公司的斗争很重要,我们不能对他逼得太紧,只要他能有一个不反对的态度就行。”

“这是姚总的意思吧?”张晓江试探道。

“算你小子聪明,记着,现在是团结他的时候,以后发现他有背叛的迹象,再收拾他也不迟。”

“放心,我知道怎么办!”

张晓江走后,刘凤英看了看表,刚刚八点半多一点。她觉得应该马上去一趟姚洁家,跟她汇报一下情况。便给姚洁打了电话,姚洁说让她赶快过来。

要说这刘凤英,她在“保姚派”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到姚洁恩惠的人,她是随着丈夫的工作调动从地区到省城的,在地区时她就已经是副处级了。但公司所有的人包括她自己都认为她是和姚洁关系最铁的,因为她处世的唯一原则就是性情相投,她感到在姚洁手下工作心情特别愉快,能满足她虚荣、猎奇和挑拨离间等各种嗜好。

而姚洁之所以和她很铁却不像她想得那么简单,仅仅是性情相投,姚洁看中的是她丈夫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刘凤英的丈夫张一中现任西江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兼省监察厅厅长,而省委常委兼纪委书记是一位马上就要退休的老同志,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再管事,张一中已经成为省纪委实际上的一把手,如果不出意外,他顺利接班是没有问题的。许多官员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纪委的人是又怕又恨,大多敬而远之。而姚洁却认为,纪委的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维护好了,关键时刻可以派上大用场。同时姚洁认为,就是刘凤英本人也有用场,由于乐于助人和为

人热情,使她在相当一部分职工中具有号召力,更由于她善于花言巧语和以造谣惑众为最大乐趣,是供她当枪使的最佳人选。所有刘凤英具备的这些优势,使姚洁极为重视和她的关系。

就在刘凤英赶往姚洁家时,她们的敌对阵营“去姚派”也在进行密商……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公司房地产部经理赵立军在同事几番电话催促下,“被逼无奈”勉强赴约。他知道,今天的聚会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大家要商量如何面对公司新出现的局面。新的总经理上任,能不能带领大家走出“第一夫人”和向影诗的阴影并试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利益。赵立军从来都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派系,但姚洁等人把他看做眼中钉、肉中刺,认为他是坚定的“去姚派”,也就是属于今天请他参加聚会的这些人。

手机响了,电话是公司办公室主任于敏打来的。

“你怎么还没到啊,大家都等你了!”

“马上,马上!”赵立军应付着。

等到赵立军如约来到酒楼的包房,聚会已经是酒至半酣。看到赵立军进来,于敏马上招呼大家:“静一静啊,赵经理大驾光临,大家表示欢迎。”这时,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赵立军。赵立军听出于敏的话锋不善,连忙抱拳道:“诸位,实在抱歉,临时有点急事来晚了,按咱们的规矩,我自罚三杯。”说着自己拿起杯子就要倒酒,于敏连忙过来拦住他:“立军,酒留着以后喝吧,今天不是喝酒的日子,大家不过是借这样一种形式,主要是交流一下各自对公司现状的看法和以后的打算。你没来,大家在闲聊,实际上都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你是三朝元老又是智多星。”

“快别提三朝元老的事。”赵立军连忙摆手说,“如果能够换位,谁高兴当这个元老,我都愿意让位。至于说到对公司现状的看法,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至此,于敏才意识到刚才大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在赵立军来到之前,在座的多数人就认为赵立军不会参加今天的聚会,即使勉强来了也不会发表什么看法。

看到赵立军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一向快人快语的公司证券部经理马剑明说话了:“立军,不是我说你,别老那么沉重,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坏的结果不就是公司关门,大家各奔东西嘛。”

“如果像你说得那么简单就好了!”赵立军插话道。

马剑明本想听他说下去,可他又不再说了。只是在座的其他人可以掂出赵立军说这话的分量。马剑明接着说:“当然还有可能被诬陷、被暗算,但我认为历史既然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机缘使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我们就没有理由辜负历史,